

怡情乐园



王晓梅带领老年舞蹈队表演节目

# 舞出别样人生

□记者 闫卫利 通讯员 贺斌 文/图

她身患癌症,却不懈地用舞蹈诠释生命;她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,却带领一支老年舞蹈队登上了《璀璨中国》的舞台。她就是我市退休职工王晓梅。

王晓梅今年62岁,婀娜的体态,矫健的身姿,加上齿白唇红、皮肤滑润,根本不像年逾花甲的老人,更不像曾得过癌症的人。

2005年,王晓梅被查出患了胃癌,很快就被推进了手术室……手术后醒来,王晓梅对生命有了更多感悟——生命就像一片树叶,随时都有可能凋落,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才是生命的真谛。

一次偶然的的机会,单位举行老年人联欢会,欢快的音乐、优美的舞蹈、同龄人积极向上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她。王晓梅从小就喜欢舞蹈,那次联欢会瞬间唤醒了她的舞蹈梦,并让她迸发出无限的艺术激情。

之后,王晓梅开始买光碟,反复观

看,反复揣摩、练习。2005年年底,她组建了一支舞蹈队,6名队员全部是5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。由于这些队员没有艺术功底,加上年龄大,一个动作王晓梅就得教一二十遍,有时甚至要按照歌词一个字一个字地教,一天下来她嗓子都喊哑了,但看到队员们的队形整齐了,舞姿漂亮了,她便觉得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经过一年半的训练,这些“奶奶们”体态变得轻盈起来,踏着细碎的舞步,动作整齐如一。没有舞蹈服装,王晓梅就根据艺术表现需要,自己上网查服装样式,然后动员队员们买布、买花,自己动手缝制;没有化妆师,她就和队员们一起学习化妆技术。

2007年,在我市体育舞蹈协会举办的一次比赛中,她们开始“崭露头角”,摘得舞蹈和健身操两个类别的一等奖。此次成功让她和队员们格外振奋,舞蹈队也逐渐壮大,如今已有20多人。

在学习、模仿的过程中,王晓梅逐渐找到了创作灵感,开始了舞蹈创作的新历程。公交车上、家里、训练场地,无论地点如何变化,她都会瞬间沉醉于舞蹈的世界里,推敲每一个动作,一个笔记本记满了她脑海里迸发出的每一个灵感。

2011年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,王晓梅带领老年舞蹈队应邀表演开场舞《盛开的牡丹》,这是她花费几个月的心血精心编排的舞蹈,那华美的造型、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一下子征服了观众,打动了《璀璨中国》组委会副秘书长孔玉萍的心。随后,她们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“璀璨中国”比赛,并以自创的舞蹈《当兵的人》获得老年组金奖。去年,她们又在河南电视台举办的《幸福跳起来》节目中获得四等奖。

“对我和队员来说,成绩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们享受着舞蹈带来的快乐、自信与健康。”王晓梅说。

## 闲话茶馆

□韩长绵

### 夫妻吵架莫揭短

我的邻居老两口“大吵三六九,小吵天天有”,每次吵架,双方都互相揭短,结果总是两败俱伤。

我常去劝说,对他们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了解个大概。老太太揭老头子年轻时的风流韵事,说他结婚后还经常和某姑娘约会,曾被单位给了警告处分等;老头子揭老伴当姑娘时就不守本分,同时与两个男人谈恋爱,脚踏两只船,被发现后两个男人都不理她了……

其实,两口子的这些桃色新闻都是道听途说,但经他们俩互相揭发、再三演绎,别人就信以为真了。

退一万步说,即使真有其事,作为夫妻也不应总是旧事重提,因为互揭疮疤最伤人。过去的那些不愉快之事,当事者本来已付出了不小的代价,如今你仍抓住不放,岂不是互相伤害、自讨苦吃?

希望有此怪癖的老年朋友,痛下决心改掉这些不良习惯,切莫动辄去揭亲人的疮疤!

## 淘宝晒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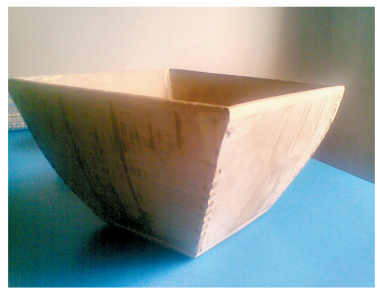
□李刚 文/图

### 升中盛满亲情

前段时间帮母亲整理厨房时,我发现了一个升(如图)。升口宽21厘米,底宽11.5厘米,高13厘米,是用硬质木料制成的。

母亲说:“这可是别人送给你爷爷的礼物!”原来爷爷年轻时是个郎中,免费治好了邻乡一个孤寡老人的顽疾。老人无以为报,遂用祖传手艺为爷爷做了这个升。

家里有了升,原本冷清的庭院热闹起来。母亲说,左邻右舍经常来借升用。邻居们总是平升(升盛满后,用手指或木棍顺着升口刮平,叫平升)借粮而以尖升(所盛东西高出升的边缘,



堆成小山状,叫尖升)归还。柱子娘就是这样,每次多还的面粉可以烙两张饼。次数多了,母亲发现了这一点,以后柱子娘再来借米面时,母亲就以尖升借出。母亲说:“做人哪能总是占别人的便宜呢?柱子家也不容易!”

我家每个月都要到磨房磨面粉,这时母亲得用升量粮仓里的小麦,盘算着该取多少小麦,能磨多少面粉,全家人能吃多少天。做饭时,母亲又要用升量面粉,有时是小半升,有时是半升、多半升,而当家里来了客人或要蒸馒头时,母亲才会取一尖升。在这个繁琐的过程中,母亲用稀缺的粮食养活了我们兄妹几个,让我们全家人都平安地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。

如今,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,升这种过去农家常用的计量工具,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难觅踪迹,我家的升却仍然被母亲完好地保存着。看着母亲拿着升端详的时候,我心里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。母亲之所以如此爱惜这个不起眼的升,不仅表现了她对已逝爷爷的敬重,也表现了她对艰苦岁月的难以忘怀,对今天幸福生活的珍惜。

## 往事追忆

### 毕业鉴定

□李地耕

温永善是我50多年前的大学同学,他个头不高,其貌不扬,土里土气,一张黝黑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,说起话来有点儿大舌头,满口豫北腔。他出身好,根红苗正,是共青团员,最高的职务是行政小组长和团小组长……

就这么一个农村学生,却也会引起同学们的广泛关注。夏季下雨天,他好掂着鞋,光脚行走或奔跑。有一个雨天,眼看上课时间就要到了,100多名同学都坐在大阶梯教室里。突然,他捋着裤腿、光着脚冲进教室,引起了哄堂大笑。

上大二的时候,他与一个姓于的娇小女生谈起了恋爱,我行我素,不卑不亢,十分引人注目……

我与温永善同学5年,虽无深交,但关系比较融洽。我因为出生于地主家庭,社会关系复杂,因此受到大家鄙视,但我一直学习成绩很好,这又使得我很骄傲。因而,我属于既自卑又自傲,具有双重性格的青年。

1965年夏,在毕业鉴定会上,学校给我的鉴定是:“该生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,对家庭无正确认识。政治表现一般。学习成绩优良,能团结和帮助同学,热爱劳动……”

这份鉴定书在小组会上宣读后,大家沉默了许久。在班干部的催促下,温永善率先发言:“对李地耕同学评语的后半部分,我同意。说他对家庭没有正确认识,我认为不恰当。如果他对剥削阶级家庭没有正确认识,他能考上大学吗?党和国家能一直把他培养到大学毕业吗?我建议把这一句去掉,或者最多说他‘认识不足’。”

他的发言立即得到了十几位与会同学的支持,会议在一片“同意温永善意见”声中结束。于是我的毕业鉴定有了一些改动。

毕业后,同学们各奔东西,我不知道温永善和他的女友去了哪儿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我曾被选举为人大代表,被推荐为政协委员,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0年前我告老退休。几十年间,我不断打听温永善的去向,却一直无果。

步入古稀之年后,我更加怀念这位老同学。当年他在小组会上那公正的发言,体现了他的善良和正直,令我敬佩,令我感激,令我难以忘怀。在此,我除了向他致以问候和祝福,还想向他道谢。

投稿方式一:电子邮件投至 lywbwqb16@163.com,或通过洛阳网投稿。投稿方式二:信件邮寄到洛阳新区报业大厦晚报副刊部。(请尽量用电子投稿方式)  
您如果不擅长写作,可电话联系我们的记者(15137956968)提供线索。